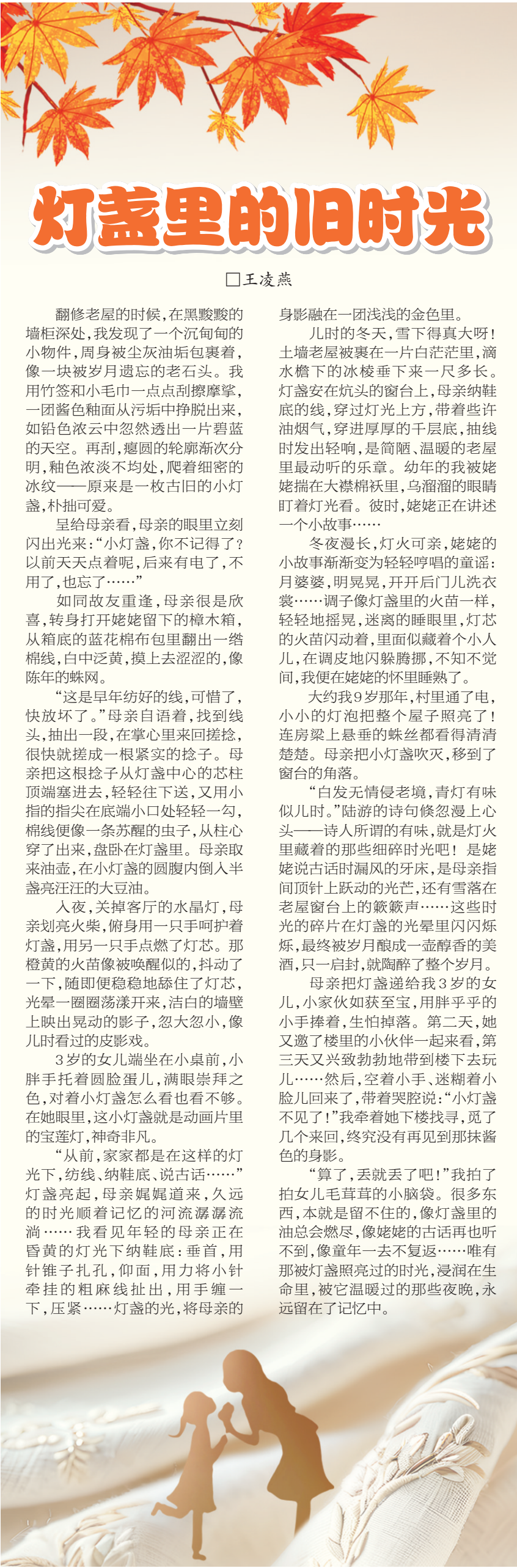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灯盏里的旧时光

□王凌燕

翻修老屋的时候,在黑黢黢的墙柜深处,我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小物件,周身被尘灰油垢包裹着,像一块被岁月遗忘的老石头。我用竹签和小毛巾一点点刮擦摩挲,一团酱色釉面从污垢中挣脱出来,如铅色浓云中忽然透出一片碧蓝的天空。再刮,瘪圆的轮廓渐次分明,釉色浓淡不均处,爬着细密的冰纹——原来是一枚古旧的小灯盏,朴拙可爱。

呈给母亲看,母亲的眼里立刻闪出光来:“小灯盏,你不记得了?以前天天点着呢,后来有电了,不用了,也忘了……”

如同故友重逢,母亲很是欣喜,转身打开姥姥留下的樟木箱,从箱底的蓝花棉布包里翻出一绺棉线,白中泛黄,摸上去涩涩的,像陈年的蛛网。

“这是早年纺好的线,可惜了,快放坏了。”母亲自语着,找到线头,抽出一段,在掌心里来回搓捻,很快就搓成一根紧实的捻子。母亲把这根捻子从灯盏中心的芯柱顶端塞进去,轻轻往下送,又用小指的指尖在底端小口处轻轻一勾,棉线便像一条苏醒的虫子,从柱心穿了出来,盘卧在灯盏里。母亲取来油壶,在小灯盏的圆腹内倒入半盏亮汪汪的大豆油。

入夜,关掉客厅的水晶灯,母亲划亮火柴,俯身用一只手呵护着灯盏,用另一只手点燃了灯芯。那橙黄的火苗像被唤醒似的,抖动了一下,随即便稳稳地舔住了灯芯,光晕一圈圈荡漾开来,洁白的墙壁上映出晃动的影子,忽大忽小,像儿时看过的皮影戏。

3岁的女儿端坐在小桌前,小胖手托着圆脸蛋儿,满眼崇拜之色,对着小灯盏怎么看也看不够。在她眼里,这小灯盏就是动画片里的宝莲灯,神奇非凡。

“从前,家家都是在这样的灯光下,纺线、纳鞋底、说古话……”灯盏亮起,母亲娓娓道来,久远的时光顺着记忆的河流潺潺流淌……我看见年轻的母亲正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:垂首,用针锥子扎孔,仰面,用力将小针牵挂的粗麻线扯出,用手缠一下,压紧……灯盏的光,将母亲的

身影融在一团浅浅的金色里。

儿时的冬天,雪下得真大呀!土墙老屋被裹在一片白茫茫里,滴水檐下的冰棱垂下来一尺多长。灯盏安在炕头的窗台上,母亲纳鞋底的线,穿过灯光上方,带着些许油烟气,穿进厚厚的干层底,抽线时发出轻响,是简陋、温暖的老屋里最动听的乐章。幼年的我被姥姥姥爷揣在大襟棉袄里,乌溜溜的眼睛盯着灯光看。彼时,姥姥正在讲述一个小故事……

冬夜漫长,灯火可亲,姥姥的小故事渐渐变为轻轻哼唱的童谣:月婆婆,明晃晃,开开后门儿洗衣裳……调子像灯盏里的火苗一样,轻轻地摇晃,迷离的睡眼里,灯芯的火苗闪动着,里面似藏着个小人儿,在调皮地闪躲腾挪,不知不觉间,我便在姥姥的怀里睡熟了。

大约我9岁那年,村里通了电,小小的灯泡把整个屋子照亮了!连房梁上悬垂的蛛丝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母亲把小灯盏吹灭,移到了窗台的角落。

“白发无情侵老境,青灯有味似儿时。”陆游的诗句倏忽漫上心头——诗人所谓的有味,就是灯火里藏着的那些细碎时光吧!是姥姥说古话时漏风的牙床,是母亲指间顶针上跃动的光芒,还有雪落在老屋窗台上的簌簌声……这些时光的碎片在灯盏的光晕里闪烁闪烁,最终被岁月酿成一壶醇香的美酒,只一启封,就陶醉了整个岁月。

母亲把灯盏递给我3岁的女儿,小家伙如获至宝,用胖乎乎的小手捧着,生怕掉落。第二天,她又邀了楼里的小伙伴一起来看,第三天又兴致勃勃地带到楼下去玩儿……然后,空着小手、迷糊着小脸儿回来了,带着哭腔说:“小灯盏不见了!”我牵着她下楼找寻,觅了几个来回,终究没有再见到那抹酱色的身影。

“算了,丢就丢了吧!”我拍了拍女儿毛茸茸的小脑袋。很多东西,本就是留不住的,像灯盏里的油总会燃尽,像姥姥的古话再也听不到,像童年一去不复返……唯有那被灯盏照亮过的时光,浸润在生命里,被它温暖过的那些夜晚,永远留在了记忆中。



山里的风景

□武 燕

偶居山里,清晨出门,便是一条路,那路曲折蜿蜒,消失在远处的山峰之间。顺着路走,看山,绵延不绝;看林,青翠葱郁;看天,风轻云淡。

早起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喧闹着,露水还没有隐去,打鸣的公鸡正喊着太阳公公出山呢!

我站在山边,看朝霞拂去面纱,听流水拨动琴弦,看山谷的颜色不断变化。镀了金边的山脊,似乎正在指引着太阳升起的方向。瞬间的炫光,让人激情四射……

继续沿着山路走,草

丛里野百合开得舒展欢快,橙红色很是吸睛;紫色的野花和它一样爱开在峭壁上。漂亮的身影惹得人想摘下来带回家中。

路边的小碎花倒是开得恣意烂漫,以荆花、枣花为代表,引蜂蝶纷至沓来。更吸引我的是成熟了的树莓,这种浆果山里常见,酸酸的,挺好吃,而且余味留齿许久。

对于花来说,美丽从不是负累,妖娆才是它的秉性。它的使命就是要么漂漂亮亮地绽放,要么香香地吸引蜂蝶,让世间的植物能够有序繁殖。

继续前行,山风凉爽,空气里弥漫着松香。我喜欢松香味儿,它让人清醒,更让人安静。

清晨的山里,寂静是她的主题——没有车声的轰鸣,没有人声的鼎沸,只有虫鸟和山风,让人惬意无比。

太阳逐渐高了起来,大自然天性慷慨,赠我清风拂面,赠我山桃香甜,更赠我一天好心情。

晨岚散去,白云悠悠,风景瞬间变幻了模样,投射在我的心里,成了一幅画……

风景,山里独好。

烟雨荷塘

□宋小磊

连日的阴雨,带走了盛夏的酷暑,气温降了,空气润了,心情也美丽了。带把雨伞,轻推柴扉,离门而去。这雨很调皮,时有时无,撑伞倒显得有些多余。细想起来,许久没有在这样的安静的下雨天踱步了。

人至中年,常有琐事萦绕,难得半日闲。我喜欢热闹,更喜欢安静,喜欢一个人细思冥想,喜欢让心灵自由流浪。背手站在公园的廊桥,凉风抚摸我的头发,细雨轻吻我的额头,云朵在我的头顶挤来挤去,向我招手微笑。小河里的芦苇长势最盛,翠绿的勇士举着尖锐的绿矛直刺长空,颇有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英雄气概。

小河与湖面的交汇处,有几片荷叶在摇曳,右拐便是荷塘了。初春时,那荷塘还是一池“破败”,湖水暗淡,残荷枯枝,莲蓬凋敝。现在已是三伏天,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,想到雨中赏荷是一件雅事,便加快了脚步,急着赶赴一场荷花怒放的盛宴。

站在小路尽头,眼前豁然开朗,整个荷塘尽收眼底。烟雨朦胧之中,偌大的荷塘披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轻纱,宛如羞涩新娘的盖头,散发出迷人妩媚的风情。荷塘已是生机勃勃,荷叶田田,一片片荷叶

如青色的玉盘,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有的出水高,有的出水低,就这样高低错落、潋滟地伸展开来。近处的荷叶平铺在水面上,圆圆的荷叶随着水波微转,如美少女迎风飘扬的裙摆。

白的、红的、粉的荷花竞相绽放,在碧翠荷叶的衬托下显得色彩别致,仿佛一捧粉钻被抛洒在墨绿色的绸缎上,那么炫目,那么熠熠生辉。白荷花素而不冷,红荷花艳而不妖,各有各的风姿。刚出水的花苞是青绿色的,渐渐透出粉白或嫣红,白的部分素如凝脂,红的部分艳如胭脂。花开极盛时,花瓣外翻如婴儿手指,露出里头金黄的莲蓬,周围一圈金丝花蕊,黄得耀眼,毛茸茸的。一阵风吹来,荷花的清香沁人心脾,宁静的荷塘多了几分幽清。一朵朵荷花就像是“出水芙蓉”,不骄不矜,不蔓不枝,不卑不亢,透着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优雅本色,流淌出纯真的生命气息。

好巧,天空飘起了潇潇细雨,湖上的雾霭愈加浓厚,荷塘更加深邃神秘了。雨水打在荷叶上,滑到叶心,汇成了一窝亮晶晶的水珠。远远望去,水珠映着微光,像天边的星辰洒落凡间。荷叶轻轻颤

动,水珠在叶面上欢快地滚动,聚成细流,顺着叶脉滚落,霎时湖面水珠飞溅,随着“叮咚——”声响,惊醒了一群午睡的水龟,它们慌忙挥动细小的桨,向荷塘深处遁去。

风再大些,那些水珠就像灵动的猫儿,从这片荷叶腾跃到那片荷叶,我的心也随之忐忑起来,害怕它们不小心跌落。宋人杜衍《雨中荷花》有诗曰:“翠盖佳人临水立,檀粉不匀香汗湿。一阵风来碧浪翻,珍珠零落难收拾。”写得入木三分,恰到好处。

“百六十里荷花田,几千万家鱼鸭边。舟子搦篙撑不得,红粉照人娇可怜。”很羡慕郑板桥,在闲居田园时,曾目睹宏大壮丽的水乡荷风。试想郑公此刻也站在这烟雨朦胧的荷塘之畔,会不会被这别具风格的“小景致”吸引,和我一样沉醉,肯定也会和我相谈甚欢吧。

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,云雾萦绕的荷塘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,雨丝为墨,清风为笔,将万象绘就成动态的水墨画。此刻的我,连同这时光,早已悄然融入画卷之中。在这烟雨荷塘之畔,愿伫立的行人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,愿每个心灵都能在悠悠荷香中得到慰藉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